

岳云生的泥塑艺术也许和老兰州人记忆中的泥塑不尽相同，却是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民众的真实写照。

## 砸泥和泥塑山民

文·图/高延滨



▲ 每当制作泥人时，岳云生都会深情而视。捏在他手中的，不仅仅是泥人，还有浓浓的乡土情怀。

每逢春节假期，位于兰州市白塔山下的金城关文化博览园热闹非凡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区的岳云生泥塑工作室里，前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，那些丑得招人喜爱的泥人笑脸迎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幼。

年过花甲的兰州泥塑传承人岳云生就坐在他工作室门口的小板凳上，面前是一张可折叠的小矮桌，桌上放着三件简单的工具：小竹片、筷子头、塑料瓶盖。泥人是用兰州当地山上一种细红土和成的泥巴捏的，如果你想让他给你捏个肖像，坐在他对面就行，一边聊着天，一边看他十指翻飞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又丑又神似的肖像就做好了。

### 童年故乡情

最喜欢看岳云生捏泥人的是孩子们。孩子们一进来就挪不动步子了，缠着爷爷问这问那。有个小女孩看了泥人说：“这太丑了呀，不好看。”岳云生问：“那你说什么好看呢？”小女孩说：“水粉画好看，我在学水粉画。”岳云生笑了。

如何结缘泥人，还得从岳云生的童年说起。他出生于中国的彩陶之乡——甘肃省临洮县，是黄河上游古文化发祥地之一。得益于数千年历史文化的积淀，临洮素有“民间艺术之乡”的美称。这里的人喜欢习字画

画、剪纸刺绣、养花种草，岳云生的姥爷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民间“玩家”。

小时候，岳云生的姥爷经常给他捏些孙悟空、猪八戒，或是小鸡小狗，对这些玩件岳云生爱不释手。在姥爷的指导下，他也时不时捏一两个小泥塑，就这样，姥爷成了他的启蒙老师。

到了五六岁时岳云生可谓是少年不知愁滋味，在故乡的山野之间，他像一只欢快的小麻雀，蹦蹦跳跳地享受着大自然带给他的乐趣，爬大树、掏鸟蛋、摘杏子、挖野菜……
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童年的记忆、故乡的山水、虽苦犹乐的人生滋味都化作了岳云生的泥塑创作，他作品中的“山民”、“三十六笑”系列，儿童题材作品《上学路上》等都与这段生活经历分不开。

### 我想当一只麻雀

“生命有无数种形式，活法不止一种。”50岁之前，岳云生做过木工、当过美术老师、在工厂做过工会主席、跑过采购、经过商，终于在“知天命”之年决定隐退“江湖”，静下心来，从事他所喜爱的泥塑创作。他安于清贫、远离尘嚣，在兰州南山脚下桃树坪的一座平民院落中，一住就是几年。这期间，

他完成了被世人称道的“过年”系列、“村妇”系列、“难民”系列等泥塑作品，还创作了3000个不同表情的丑脸，这种没有经济效益的“愚乐”，让岳云生在精神上得到了一种升华。他说，玩泥塑是“生活的减震器”，“做人太累，我想当一只麻雀。”

当岳云生第一次来到兰州城隍庙兜售丑脸泥人时，这种丑得招人喜爱的泥人一下子就吸引了不少围观者，8元到10元价格的泥人瞬间被抢购一空，人们口口相传：很多年不见的兰州泥塑又回来了！媒体闻风而动，一家又一家的记者登门拜访，各种民间工艺品展销活动的请柬也雪片似地飞来，各种机构的头衔、荣誉桂冠也纷纷以加授予岳云生为荣。

面对这一切，岳云生泰然处之，他谢绝了各种活动和头衔荣誉，专心创作。直到2009年文化局的领导来到他那个只有50平方米面积的家，说：“您的作品真的很好，老百姓都很喜欢呢，大家商议，给您在市文化博览园非遗陈列区建个泥塑文化传习所吧！这样，您压箱底的东西就有地方展示出来了，您还可以带几个徒弟，把这个泥塑传承下去。”

这一回，岳云生同意了。

## 匠心贵自然

自从有了泥塑文化传习所，岳云生和老伴就越发忙了，每天往返一趟，要倒三次车，花两三个小时，一年四季不得休息。

每天上午10点左右，传习所开门，岳云生和老伴把地拖得干干净净，等待游客到来；中午热点从家里带的饭菜，凑合一顿。他最喜欢的就是一边和孩子聊天，一边给他们演示怎样捏泥人。

做泥塑所用的红土，采自兰州市区南面的最高峰皋兰山下的红山根，这种土质黏性大，以前老百姓常用来和泥加上麻丝或者头发，糊家里生火用的铁炉子的内膛。岳云生把采回来的红土块砸成粉状，经过筛、泡、和、醒等几道工序，然后在塑料袋中密封一个月增加黏性，等制作前再反复牵拉、揉拽。在制作关节处时，岳云生会加少量的棉花增加韧性。待泥塑制作好后自然阴干，干透后硬度高，不开裂、不变形，只要避免磕碰，就可以永久收藏。

制作泥塑时，岳云生全凭手捏，细部用小竹片、筷子头和小药瓶盖来刻画。人物的面部表情大多很夸张，衣裤则以写意为主，仅仅把泥条挤压、扭动后装上，被人们戏称为“猪大肠法”。这些泥塑多数未上彩，追求一种单纯朴素的美，以显示泥巴本身的味道和制作的笔触，轻松幽默，以小见大，仿佛人间百态生活的一个缩影。

很多人不理解，岳云生文化传习所展示的泥塑作品，90%只展不卖，他至今还和老伴儿住在50平方米的福利房里，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其实，在岳云生“出名”的这些年间，有不少人前来跟他谈合作事宜。有个美国人想跟他合资办厂，搞工厂批量化生产，集装箱发货，被他拒绝了。他说这样做就失去了他的泥塑的艺术价值。后来又有一个日本人带着翻译在兰州住了一个多星期，天天到家里来动员他去日本做各个城市的巡展，也被回绝了……

岳云生骨子里有股手艺人的傲气，“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对钱财看得很淡。来看这些个泥娃娃的观众很多，他们开心喜欢就足够了。我卖掉了再没有时间复制了，就是复制出来可能味道也不对了。如果我能活到80岁，我每年还要



①

②



③

再做、再补充，到以后，我想完整地把它交给社会，给兰州留下点东西。”于是，花甲之年的他写了一首《六十述怀》的小诗，给自己的60年生涯做了一个总结，有一小段是这样说的：

六十岁，不逾矩，  
幸有老伴松羁绊。  
提笔写画四壁黑，  
砸泥和泥塑山民。  
无文凭，有才情，  
各种技能自悟成。  
两位加法吃力算，  
艺术构思一念生。

①《牛肉面》

②《三十六笑系列·喧笑》

③《山民系列·掏耳朵》

